

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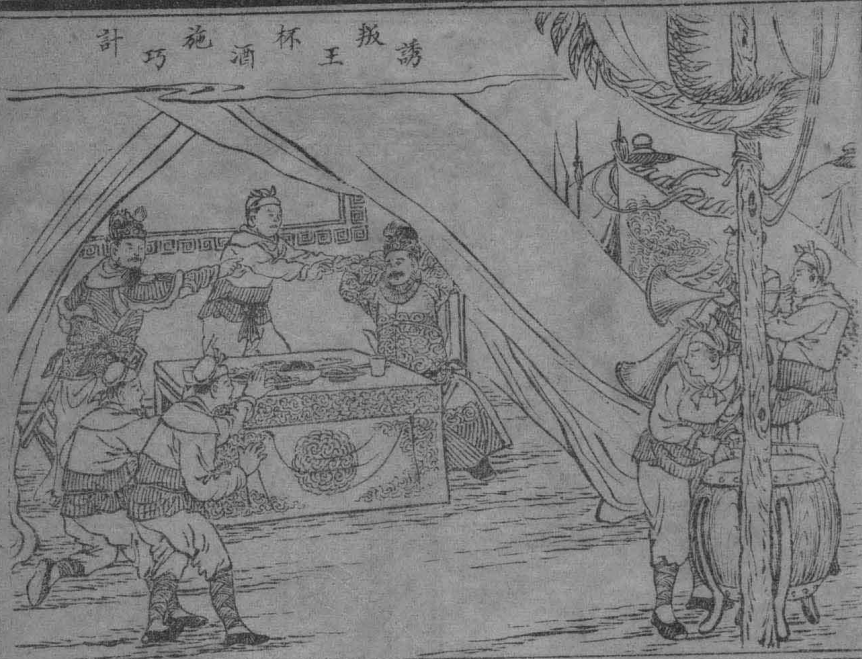
後漢通俗演義

增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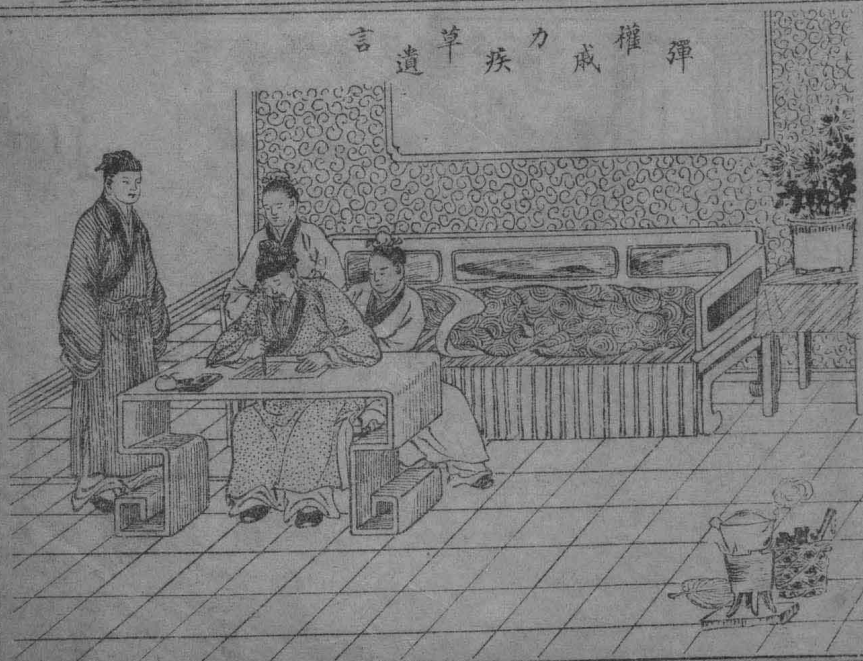
唐鑑署

第四冊

誘叛王杯酒施巧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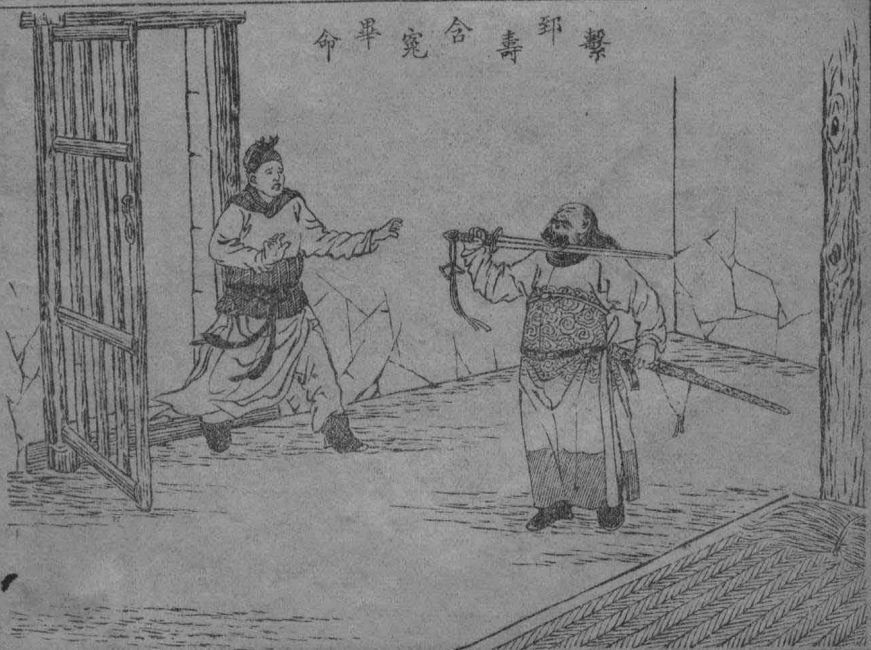
彈權威疾草遺言



殺劉暢懼罪請師



繫鄧壽合冤畢命



登燕然山誇功勒石



開洛陽市漁色貪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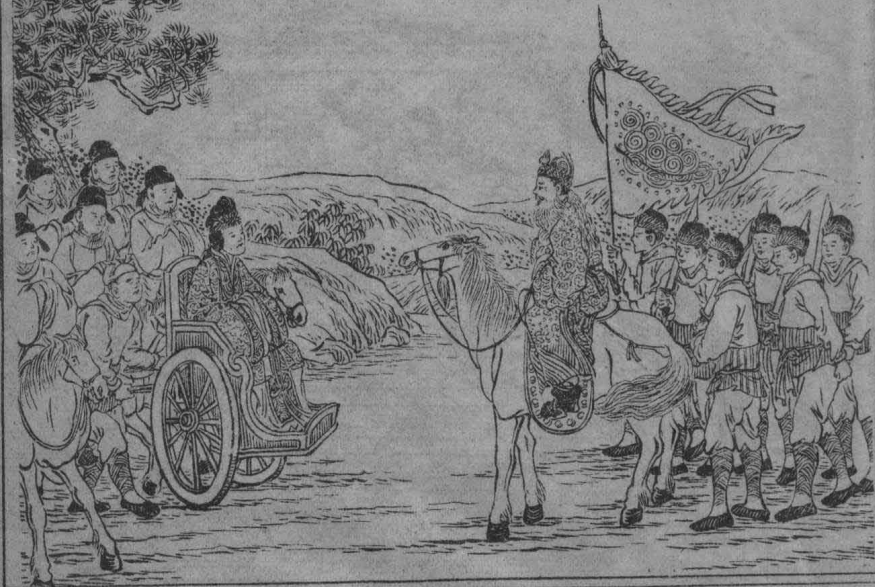
黠外戚羣奸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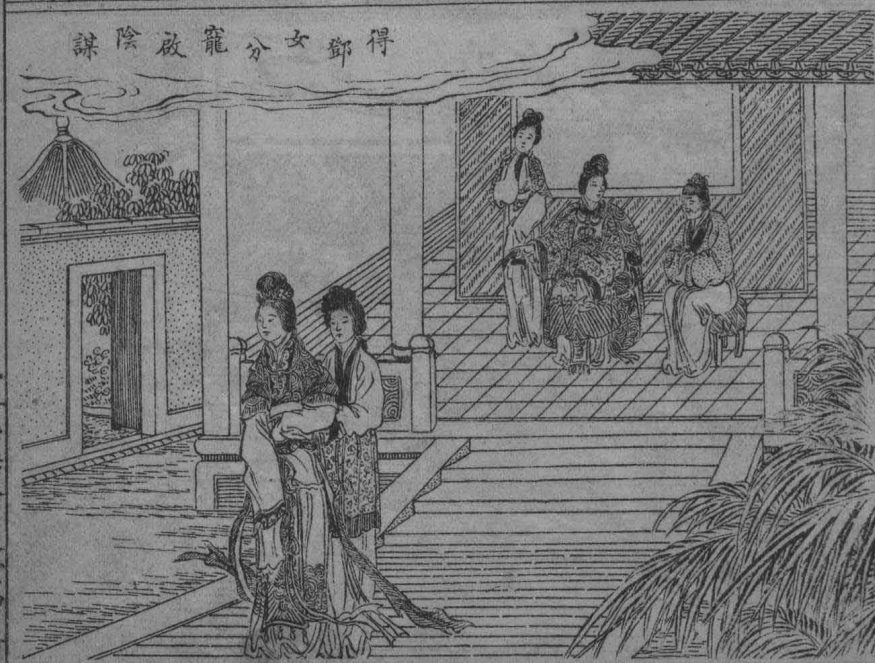
藏首虜定遠封侯



送 喬 母 市 恩 遭 反 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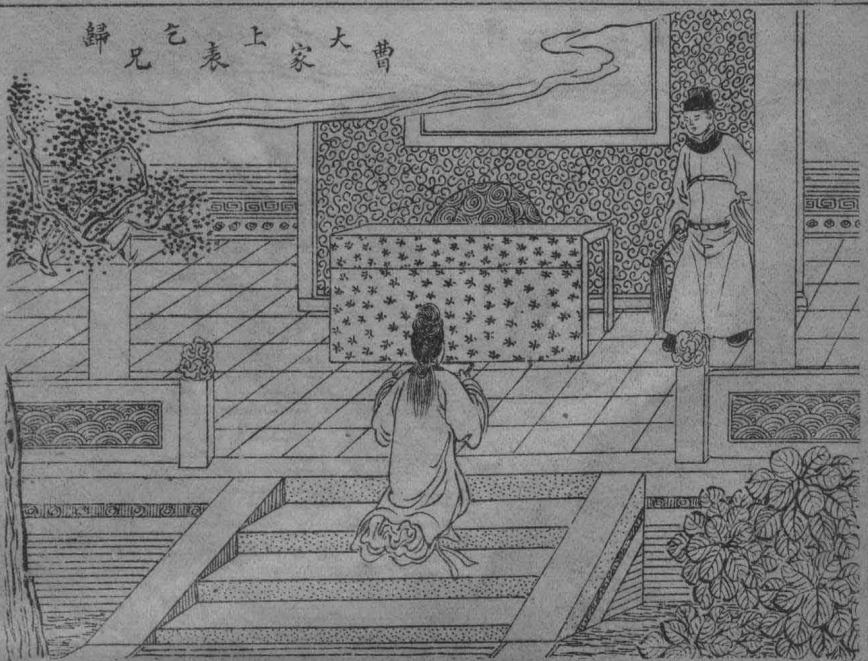
得 鄧 女 分 寵 啟 陰 謀



魯叔陵講經稱帝旨



曹大家上表乞兄歸



立祭嗣后太后再臨朝



重解副尉連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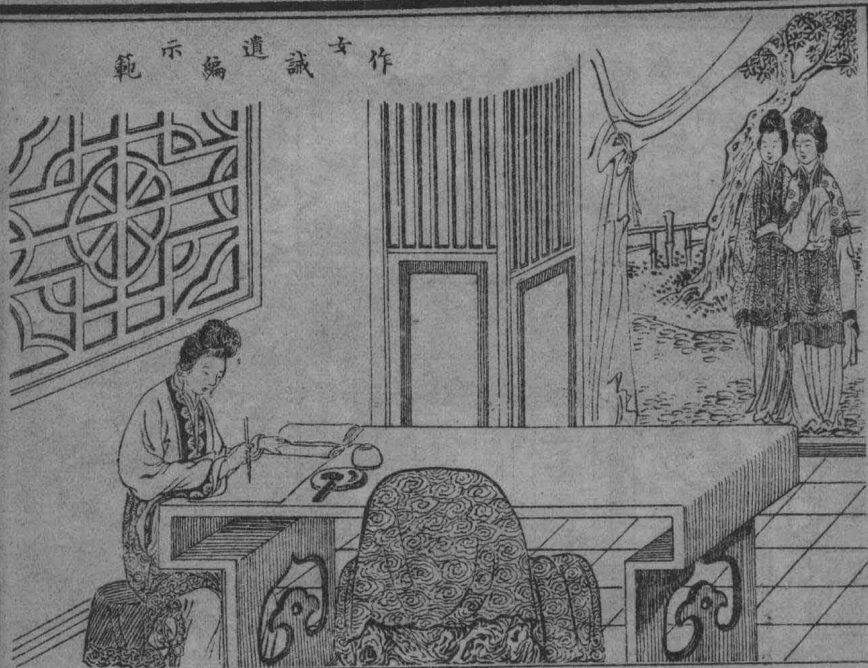
勇 梁 謹 三 戰 著 功



智 虞 誦 一 行 平 賊



女作識遺編示範



拒美虜增寵稱奇



駁百僚班勇陳邊事



畏四知楊震却遺金



圖繪後漢通俗演義卷四

第三十一回 誘叛王杯酒施巧計

彈權戚力疾草遺言

却說竇憲被章帝切責。非常震懼。叩首不遑。幸從屏後走出麗珠。冉冉至章帝前。毀服減妝。代為謝罪。這人為誰。便是六宮專寵的竇皇后。外戚竇憲的親女弟。他聞阿兄遭責。恐致受譴。因即趨出外庭。仗着一副媚容。替兄乞憐。力圖解免。章帝見他愁眉半蹙。粉面微皺。一雙秋水靈眸。含着兩眶珠淚。幾乎垂下。就是平時的百轉鶯喉。至此也嗚咽欲絕。卿真多慮。我見猶憐。不由的把滿腔怒意。化作冰消。竇皇后又半折柳腰。似將下跪。當由章帝連呼免禮。輕輕把他扶住。一面令竇憲起來。叫他退去。憲得了這個護符。當然易懼為喜。再行叩謝。然後起身趨出。章帝挈着竇后。返入後宮。不消細述。惟竇憲雖得免罪。却已為章帝所憎嫌。不復再加重任。所以憲在章帝時代。只做了一個虎賁中郎將。未聞遷調。但守着本身職務。旅進旅退罷了。這還是章帝一陳之明新任雒陽令周紆。

持正有威。不畏強禦。甫行下車。即召問屬吏。使報大族主名。屬吏止將閭里豪強對答數人。紆厲聲道。我意在詳問貴戚。如馬竇兩家子弟若干。照汝所說。統是賣菜傭姓名。何足計較。屬吏聞言。不禁惶恐。纔將馬竇子弟約略報了數名。紆又囑咐道。我只知國法。不顧貴戚。如汝等賣情舞弊。休來見我。屬吏唯唯。咋舌而退。紆乃嚴申禁令。有犯必

懲貴介子弟却也不敢犯法。多半飲迹。京師肅清。一夕由黃門侍郎竇篤出宮歸家。路過止姦亭。亭長霍延截住車馬。定要稽查明白。乃許通過。篤隨身有僕從數人。倚勢作威。

不服調查。硬將霍延推開。延拔出佩劍高聲大喝道。我奉雒陽令手諭。無論皇親國戚。

夜間經過此亭。必須查究。汝係何人。敢來撒野。也是個硬頭子竇氏僕從那裏肯讓。還要與他

爭論。篤亦不免氣忿。在車中大叫道。我是黃門侍郎竇篤。從宮中乞假歸來。究竟可通

過此亭否。亭長聽了。纔將劍收納鞘中。讓他過去。篤心尚不甘。再加僕從慫恿。即於次

日入宮。劾奏周紆縱吏橫行。辱罵臣家。章帝明知篤言非實。但為了皇后情面。不能不

下詔收紆。送入詔獄。紆在廷尉前對簿。理直氣壯。仍不少撓。廷尉也弄得沒法。只好據

實奏陳。章帝竟批令釋放。暫免雒陽令官職。未幾又擢任御史中丞。可見章帝原有特

識。不過曲為調停。從權黜陟。此中也自有苦衷呢。若抑若揚措詞甚妙建初八年。烏孫國遣使入朝。

乞請修好。就是招諭烏孫的漢使也同與東歸。前四應章帝甚喜。即授超為將兵長史。特

賜鼓吹幢麾。並擢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人返國。且賜烏孫大小

昆彌等錦帛。大小昆彌係烏孫國王名詳見前漢廣義李邑方到于寘。聞得龜茲將攻疏勒。恐道途中梗。不

敢前行。反上書奏稱西域難平。長史班超擁嬌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所有先

後奏請。均不可從等語。事為班超所聞。不禁長歎道。身非曹參。乃蒙三至譏言。恐不免

見疑當世了。

晉參事見戰國策

當下將妻斥去。上書瀝陳苦衷。章帝知超忠誠。因傳詔責邑道。

超果擁妻抱子。屬下千餘人。豈不思歸。怎能盡與同心。汝但當受超節度。就商行止。不

必妄言。又覆書諭超。謂邑若至卿處。可留與從事。邑無奈詣超。超不露聲色。另派幹吏

與烏孫使臣同至烏孫。勸烏孫王遣子入侍。烏孫王唯命是從。即出侍子一人。送至超

處。超令李邑監護烏孫侍子。偕往京師。軍司馬徐幹語超道。邑前曾毀公。欲敗公功。今

何不依詔留邑。另遣他吏入京。護送烏孫侍子。超微笑道。我正為邑有讒言。留彼無益。

所以令他回京。且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如必留邑在此。稱快一時。如何算得忠臣呢。及

邑返京後。却也不敢再毀班超。章帝因烏孫內附。侍子入朝。益信超言非虛。越年改號

元和。特遣假司馬和恭等。率兵八百。西行助超。超既得增兵。復徵發疏勒于寘人馬。共

擊莎車。莎車聞超出兵。特想出一法。陰使人賁着重賂。往餌疏勒王忠。叫他聯合莎車。

背叛班超。

此計却是利害

疏勒王忠果為所愚。竟將重賂收受。與超反對。出保烏即城。超猝遭

此變。忙立疏勒府丞成大為王。召回出發兵士。假道攻忠。烏即城本來險阻。不易攻入。

超軍圍城數月。竟未攻下。忠復向康居乞援。康居出兵萬人。往救烏即城。累得超進退

傍徨。愈難為力。於是分頭偵察。探得康居國與月氏聯姻。往來甚密。乃亟派吏多賁錦

帛。往餽月氏王。托使轉告康居。毋為忠援。月氏王也是好利。當即允許。立將超意轉達。

上海會文堂印行

財可通神
莫怪夷狄

康居顧全親誼還管甚麼疏勒王忠一道密令轉至烏即城中反使部衆將

忠縛歸烏即城既失援兵又無主子只得舉城降超惟忠被康居執去幸得不死羈居

了兩三年與康居達官交好費了若干唇舌又得借兵千人還據損中且與龜茲通謀

欲攻班超龜茲却令忠向超詐降然後發兵進擊以便裏應外合忠依計施行遂繕好

一封詐降書寫得恭順異常使人投呈超前超展書一閱已知情意因即召語來使道

汝主既自知悔悟誓改前愆我亦不追究既往煩汝代去傳報請汝主速回便了來使

大喜即去返報超密囑吏士叫他如此如此勿得有誤吏士奉令自去安排專待忠到

來受擒忠還道班超中計只率輕騎數十人貿然前來超聞忠已至欣然出迎兩下相

見忠滿口謝罪超隨口勸慰彼此談敘片刻似覺得膠漆相投很加親暱

好一個以
詐應詐吏

士早已遵着超屢陳設酒肴邀忠入席超亦陪飲帳下更作軍樂名為侑酒實是助威

酒過數巡超把杯一擲即有數壯士持刀突出搶至忠前如老鷹抓小雞一般把忠掣

下反綁起來忠面色如土還要自稱無罪超怒目責忠道我立汝為疏勒王代汝奏請

得受冊封浩蕩天恩不思圖報反敢受莎車煽惑背叛天朝擅離國土罪一汝盜據烏

即城負險自固我軍臨城聲討汝不知愧謝抗拒至半年有餘罪二汝既至康居心尚

未死尚敢僭兵入據損中罪三今又詐稱願降投書誑我意圖乘我不備內外夾攻罪

四有此四罪殺有餘辜。天網昭彰。自來送死。怎得再行輕恕哩。這一席話說得忠啞口無言。超即令推出斬訖。不到半刻。已由軍士獻上忠首。超令懸竿示衆。立傳將士千人。親自督領。馳往損中。損中留屯康居兵守候消息。不防班超引軍趨到。一陣斬殺。倒斃至七百餘人。只剩了二三百殘兵。命未該絕。倉皇遁去。南道乃通。越年又改元章和。超復調發于寘諸國兵二萬餘人。往擊莎車。莎車向龜茲乞師。龜茲王與溫宿姑墨尉頭三國聯兵得五萬人。自為統帥。馳救莎車。超聞援兵甚衆。未便力敵。籌畫了好多時。便召入于寘王。及將校等與語道。敵衆我寡。勢難相持。不若知難先退。各自還師。于寘王可引兵東行。我却從西退回。但須待至夜間。聽我擊鼓。方好出發。免得為敵所乘呢。說至此。便有偵騎入報道。龜茲諸國兵馬已經到來。相距不過數里了。超令于寘王及將校等各歸本營。閉壘靜守。聽候鼓號。大衆如言退去。超進攻莎車時。沿途已獲住偵諜數人。繫諸帳後。到了黃昏時候。故意釋放。令得還報軍情。龜茲王聞報大喜。親率萬騎西向擊超。使溫宿王率八千騎。東向截于寘王。超登高遙望。見各虜營喧聲不絕。料他已出發東西。便遁入營中。密召親兵數千人。裝束停當。待至雞鳴悄悄地引至莎車營前。一聲號令。馳馬突入。莎車營兵因聞超軍將還。放心睡着。那知帳外衝進許多兵馬。驚起一驚。統是漢軍模樣。急得東奔西竄。不知所措。超麾令部衆四面兜擊。斬首五千。

餘盡奪財物牲畜。且令軍士大呼道：降者免死。莎車兵無路可走，相率乞降。就是莎車王亦勢孤力竭，只好屈膝投誠。超收兵入莎車城，再去傳召全營將校及于賓國王。于賓王等正因夜間未得鼓聲，不免詫異。及得超傳召，纔知超計中有計，格外驚服。遂共入莎車城中，向超賀捷。龜茲溫宿諸王探聞消息，也覺為超所算，未戰先怯，各退歸本國去了。自經超有此大捷，西域都畏超如神，不敢生心。就是北匈奴亦聞風震懼，好幾年不來犯邊。章帝得專意內治，巡視四方，修貢舉，省刑獄，除妖惡，黨禁，免致株連，戒俗吏矯飾，務尚安靜，賜民胎養穀，每人三斛，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俱廩給如律，不得漠視。臨淮太守朱暉善政得民，境內作歌稱頌道：強直自遂，南陽朱李。暉為南陽人章帝幸宛，聞歌，即擢為尚書僕射。魯人孔僖，涿人崔駰，同游太學，並追論武帝尊崇聖道，有始無終，鄰舍生即訐駰僖，謗排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上書自訟，略言武帝功過，垂著漢史。自有公評，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失，德澤有加，臣等亦何敢寓譏。就使陛下視為譏刺，有過當改，無過亦宜含容。奈何無端架罪云云。章帝得書，省覽下詔勿問。且拜僖為蘭臺令史。旌美直言。廬江毛義素有清名，南陽人張奉慕名往候，纔經坐定，忽有吏人傳入府檄，召義為安邑令。義喜動顏色，捧檄入內，奉轉目義為鄙夫，待義復出，即起座辭歸。後聞義遭母喪，丁艱回籍，及服闋後，屢徵不起。奉乃贊